

【编者的话】

自然或许不需要人类，但人类一定需要自然，因为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和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正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我们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因为生息于其中的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热带雨林的盛衰消长不仅是地表自然环境变迁的反映，更直接影响人类生存条件。

4月1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海南在构建热带雨林保护体系上揭开新篇章。

日前，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正式营业，在有序开展生态观光、科研、宣教活动之余，无疑也为公众开启了扇探知热带雨林奇观、感受基因宝库魅力的窗口。本期《海南周刊》推出特别报道，通过梳理百花岭的“前世今生”、热带雨林资源及动植物栖息地生态环境现状，关注景区践行“先保护后开发，边开发边保护”理念的探索之路。

春风拂百花 岭上生万物

文 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如果把海南岛陆地板块比作一块巨大的拼图，位于海南中部山区长征至番响一带的抱板群地层便是最早拼上的“碎片”之一。活跃的地壳运动在数亿年的时光里持续进行，在这块古老的“碎片”上堆积出连绵山脉，状似一顶乌纱帽的百花岭便也稳稳落在了其间。

距离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不过7公里，主峰海拔1100米的百花岭与西南面的五指山、西北部的黎母山成鼎立之势，虽说“个头”并不算太拔尖，却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特征，滋养出丰富而独特的热带雨林景观。万物欣欣然张开双目，使劲呼吸吐纳，大到一棵千年古树，小到一行石缝中的青苔，尽是山野情趣。

古老前世： 从海底“长”出来

“因为山就在那里。”户外运动圈里广为流传的这句名言，言下之意是，山在那里不移不动，只有人去攀登，才能抵达巅峰。

可若是将视野放至更为宏大的历史长河中去考量，“山”也并非岿然不动。

地质学界普遍认为，海南岛古代与雷州半岛相连，后因构造断裂或海岸侵蚀等原因，才与大陆分离。关于两者分离的具体时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而海南岛的古陆雏形却是有迹可循。

据《海南省志》及《琼中县志》记载，分布于长征——番响一带及五指山外围800至1000平方公里的抱板群，是海南岛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地层，至今已有8.83—14.06亿年。位于五指山东北方向的百花岭，也恰好位于这一古老板块的腹地。

只是彼时这一板块随地壳运动下沉为海，直到地球进化至3.0—3.5亿年以后，多次大规模造山运动及混合花岗岩类岩石的频繁生成，再加上长期风化剥蚀、河流冲刷与洪冲作用的共同影响，才让琼中县境最终上升为陆地，形成如今穹窿山地状的地貌特征。

由屹立于琼中西南部的五指山峰发脉，自西向东沿县南边界延伸，途经县城营根西南

角时，形成一座主峰海拔1100米的支脉，名为“百花岭”。经专家勘查发现，百花岭山体属海西—印支期（距今3.0—3.5亿年）花岗岩石，这为证实其地质年龄提供有力实证之余，也倒推出百花岭漫长的形成过程：大量岩浆侵入地表，缓慢冷却、凝固后形成花岗岩，再随着地壳运动缓慢上升。当这些岩石露出地表，在风的吹拂和雨水的冲刷下，松软的岩石会被流水和风侵蚀带走，坚硬的岩石便留下来形成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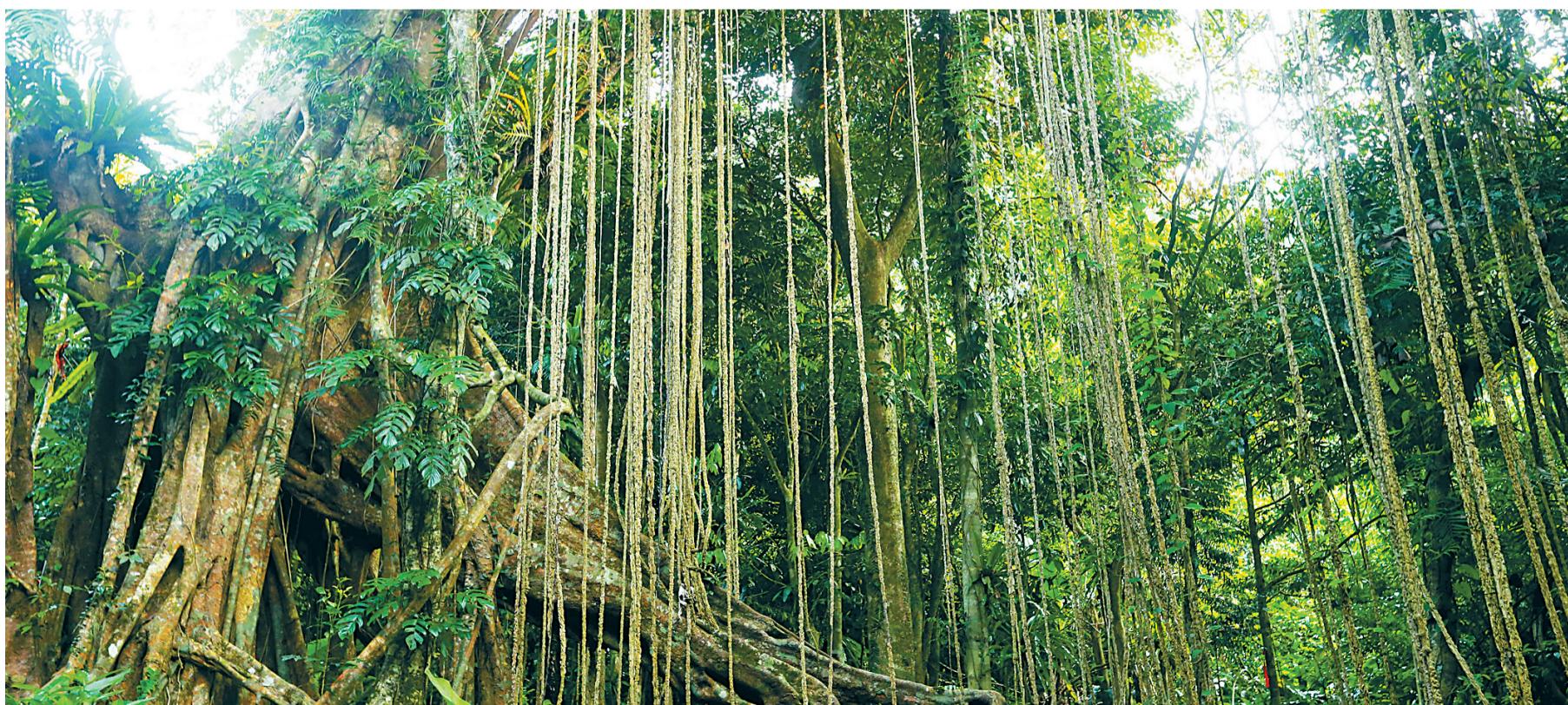
在地壳的垂直运动中，花岗岩沿着近于垂直溪流的裂隙面，经受长期的风化剥蚀特别是流水的冲刷作用，先形成阶梯，使流水的冲刷作用加剧，从而造就落差达300米的百花岭瀑布。

独特地理： 扼营根盆地之要津

以五指山、鹦哥岭为隆起核心，5千万年前的一场“喜马拉雅运动”让海南岛呈阶梯状、向外围逐级下降成层圈地貌。地处五指山北麓的琼中，地势又自西南向东北倾斜，依次形成中山、低山、高丘、低丘、台地、河流阶地与倾斜冲积平原。

从黎母山、鹦哥岭与五指山山脉延伸而来，大大小小的山岭盘踞在琼中县城，

下转B03版▶



百花岭雨林古树上垂挂的一条条海南藤芋，被誉为“黄金索”。